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吴　銓

謄錄舉人臣黄　煒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八十八

孔穆崔柳楊馬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鏈蹟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為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

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為河中陜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畧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

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忽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㽦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𢧐戡戩

戣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為判官羣卒攝揔留務監軍楊志譙雅自肆衆皆恐戣邀志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譙嚴憚不敢動入為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為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

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為危之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發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戣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

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戮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戮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戮乃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為貨掠人為

奴婢戣峻為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之禀無告者女子為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閲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絶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茍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黄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戣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

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戣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為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

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子遵孺温裕仕為天平節度使遵孺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

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為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緯方稚疾惡若讐中外聞風未繩輙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

陳倉惟黄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
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盩厔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
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
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
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
辭方寇剟丐衣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且暮
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
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

願假兵護送天子所目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
玫必反建言關邑院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
陳倉而玫兵至徽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玫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尚
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
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營田使昭宗即位
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
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

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為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為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吏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他日見緯以為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為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慙縮

不敢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問緯緯助濬請旣濬敗坐傅會出為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為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

服藥卒贈太尉
戡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
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
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
固其位戡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
受其言後偃蹇不軌戡遂以疾歸洛陽未幾李吉甫鎮
揚州表置幕府戡未應從史曰是欲舍我而從人邪即
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

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勲員外郎

戢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為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故嘗助盧從史為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戢移書昭義前縶玫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

朱泚以彭偃為中書舍人偃子克符得不死辟鄜坊府
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
皆偃為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
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克符拜京兆
少尹再遷為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
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悦詔兼御史
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温業
温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宰

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為太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間獻書天子擢偃師丞世以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嘗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

即遣真卿書曰夫子為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支使寧以息屬其母弟曰茍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可從公死旣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埇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

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為
天子討賊食之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邪答曰
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
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
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
租庸鹽鐵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
入京師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
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絶與寧夾淮為治憚寧威掠劫

為袁漕賈得通坐杖死沔州別駕貶平集尉大歷初起
為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刺史治有狀
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户妄劾寧多逋亡貶泉
州司户參軍事子質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
實增户數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
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喈
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
矣親友彊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祕書

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矣即罷歸東都以祕書監致仕卒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四子贊質員賞寧之老贊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陜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佋欲重妾辠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弟員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為郴州刺史參敗召為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賕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憲宗立進宣歙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

質性彊直舉賢良方正條對詳切頻擢至給事中政事

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冤後論吐突承璀不宜為將憲宗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卒

員字與直工為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云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

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
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
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温
裕沈密行已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垍亦薦邠材可宰相
會病遂不拜久乃為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
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
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
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弟鄯郾郇鄯鄲

鄗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内酣蕩昕曙不能朝鄗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

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歴半嵗不一問經義臣無功
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釴適在旁因言
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
咎謝咸賜錦幣鄘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上之以
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
則奪吏奉助輸嵗率八十萬鄘曰吏不能贍私安暇䘏
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
輸太倉者嵗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鄘乃

旁流為大赦受粟賣而注諸艚民悅忘輸之勞改鄂岳
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鄖
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
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謚曰
德鄖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為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
訓子弟子弟自化室處庳漏無步廡至霖潦則客蓋而
屐以就外位治號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涖鄂則嚴法
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

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瑰瑾珮璆瑤任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瑰珮俱達官

鄯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鄯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鄲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

川節度府召入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為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為劒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鄜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柳公綽字寛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閲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饉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饑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

節度劔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
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
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
身清静無瑕輝光以新寒暑禠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
在耳目誘心知於内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
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潰之飲食
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
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

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垍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溼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

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即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兵事邪若褫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馬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沉

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喪去官服除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

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黄緑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輙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絶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俄檢校户

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廐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歷元年就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荅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

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入為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是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虜得窺閒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遭歲惡撙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以防襲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

至意闢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漭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陘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鬬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栅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障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誘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謚曰元公綽

居喪毁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宫早卒為育其女嫁之嘗曰吾位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頴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

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為校書郎牛僧孺

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

邪入為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栢

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

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

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會昌

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浹日損

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

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諭御史崔元藻以覆

按吴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為嫌奏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浮屠法盡壞銅象為錢仲郢為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荅既淮南鑄會昌字久之僧反取為鐘鈸云中書舍人紇干泉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為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為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狥是時以進士選

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特闕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為姦宣宗初德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為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為屬郡髙其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户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秘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恵養烏可類乎擢劒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邉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為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

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醫官仲郢以為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縑遣還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縣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奕以罪仲郢杖之六日死貶雷州刺史頊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為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

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仲郢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
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從
質為推官知蘓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
綯綯感悟從之每私居内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
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
擿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
女不能自歸者斥禀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
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

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子璞珪璧玼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歷斷自漢武帝紀元為編年以大政大祥異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甲歷為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蔣係以為然終著作郎

珪字交玄大中中與壁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悰舉故事為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冐處諫職為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勒就養詔可始公綽治家埒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璧字賓玉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又從李瓚桂州規止

其不法瓚不聽乃拂衣去未幾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玭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為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高要尉玭三疏申理湜後得稾嗟歎以為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旣食乃納直於官黄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脩國史拜御史大夫直

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玭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蓺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巳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巳無能而望它人用巳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

公僕射言立巳以孝弟為基恭黙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絜巳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絜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

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髙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
旦櫛縰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
病言無以報吾婦兾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
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寛子孫衆盛實為名閥
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壻未成婚而魏陷
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
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
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

齎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返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髙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羮胾夕食㪍蔔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為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為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横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

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黄酒
三杯馮悦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為歎息出涕
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為物之妖
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
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
之奴害客于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
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為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
及禍今世人咸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

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

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

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
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
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
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
玷郵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旼誠勲舊然人
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
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
日帝命中宫自南内送女還旼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

士承旨武宗立罷為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賔客累封河東郡公復為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羣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閧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

目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宅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祕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

卿以書睍遺盞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笥
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
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鐍祕之
子華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劒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
宗將幸華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
其剛方沮解之遂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宮使設
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投圍中
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

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預知其終自為墓銘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嘗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燦別有傳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

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壻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娱樂滉卒乃入為鄠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恃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換吏部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横於陵與所善許

孟容不離附為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扸贍貧民政聲流聞入為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為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翺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

絶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答吏别抉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垍亦為帝别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别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佗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為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

又請修甲歴南曹置别簿相檢實吏不能為姦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謂為適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為供軍使主唐鄧而髙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為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傅復以户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滑州未出鄆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悦其能會浙西觀察使李翛死皇甫鎛素忌於陵薦以

代脩帝不之可穆宗立遷户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數上
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
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
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
七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
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窶不妄交遊貞元中辟署
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總坐貶泉

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
刺史穆贊保護乃免徙恩王傅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
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
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劖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
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
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禽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
惡相掉訐獷戾有夷貊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
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

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户部尚書總篤學雖吏事倥偬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謚曰懿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

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為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逺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考證

崔邠傳父倕○宰相世系表作陲

柳公綽傳其廐馬害圉人公綽殺之○臣酉按韓愈與公綽書此事在元和用兵時今敘在長慶三年為山南東道節度時與舊書同誤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九

歸崇敬三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

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賛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殿校理修國史儀注以貧求觧歴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名還叅掌儀典改主客員外郎復兼修撰代宗幸陜名間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
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
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
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
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
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黄靈祀黄
帝黄帝於五行為土而火為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
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説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

人帝於國家為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毋稱臣祭而稱臣於天帝無異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為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歷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荅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

廣州監察御史惲之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别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

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栒簴大版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受義絶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觧德行純絜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

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
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
教授法學生謁師贄用服修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
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修薦酒三爵止乃發
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
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
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
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

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

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坐史給稟錢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名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寵賜繒帛儒生以為榮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子登

登字冲之事繼母篤孝大歷中舉孝廉高第貞元初策

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儕類有出其下而進趨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槩懷遷兵部員外郎順宗為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即位以東宮恩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

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為讜言後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憲登性温恕家僮為馬所踶筋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紿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為怒而登不為愠常慕陸象先為人世亦許其類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為翰林學士進至户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狥私希恩恐海内效之因緣漁刻生人受敝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初戸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户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沒錢八千萬俱貶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

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参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為相惡之徙祕書監固言罷擢權知兵部侍郎嵗間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歴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㑹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亳西徙故為京兆人少篤志通羣書大歴末擢進士文辭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郎德

宗立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楊炎輔政名授左拾遺居親喪毀瘠過禮朱泚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會左右丞缺轉左司郎中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吏倚宰相勢常姑息獨陟過之無假借先是右省雜給眂職田稟主事與拾遺等陟以奉稍為率由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

有紙筆猥料積于省宅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雖細務皆身親其勞久益彊力人以為難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没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鉤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贄揣延齡指逮繫搒掠甚急内以險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既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陟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銓綜平

允時謂與李朝隠畧等不能擿發清明如裴行儉盧從愿也十五年病癰帝遣醫療視敕曰陟賢臣為我善治之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陟少自底厲著名節常薦權德輿為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為郎中其後皆有名子敬玄位左補闕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叙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禄山反陷於賊不汙偽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

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偽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謚曰敬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敝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名衍將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

弟殷趨白衍所禀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繇是譜無

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

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為李子郃償負不勝計故官

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歷藴虢二州虢居陜華間而賦數

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歛私謂衍前刺史

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巖田又郵傳劇道

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

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

不恤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為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為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禄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葳喪表諸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為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

革之居十年啬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為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謚曰懿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祕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為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肰之景亮志義㪍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

爭地書數上鯁殺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等嘗衆會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已即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為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别駕名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為也乃興軒項以來至唐劉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時以直諫知名者又

有王源中

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之累轉户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平節

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約而簡當時咨美

薛苹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為隋禮部尚書父順為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之輙謝絶苹以吏最拜長安令歴虢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𠔀薄所衣緑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於家所得禄即分散親屬故

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
革不肯去故論者髙革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
革於文章中長於詩兄芳有器幹莢與革其母代宗從
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
革子膺太和初為右補闕内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
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
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異

之曰國器也髙其第調渭南尉嚴震在興元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絪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冢嫡也内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絪隨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絪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為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侍郎絪以宰相罷坐與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

為陜虢州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負不得調次公名見曰子之祖勲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即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建請罷兵帝將相之制稟具而蔡揵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久之名還道病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謚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絶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絜

子洙舉進士尚臨眞公主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為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寳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栁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佐鄭滑府監軍宦人誣刻之貶泉州别駕冕欲除總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罪戎曰

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晃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晃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宅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為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晃會晃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為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迓畏不及治道前驅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迓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橋

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賙濟内外親無疎遠皆歸之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為歸資衆皆哭而去

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

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注訓盖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觀察使謚曰

簡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又以鄉府奏寘幕下繇殿中侍御史為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為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為户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内屬請使自副詔兼御史中丞為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而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為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

年名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廵邊使太和公主
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
禮縣官不能具名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
受省費以絶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
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
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
寶歷初以户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
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廣有舶貝竒寶証厚殖財自奉

養奴數百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訾嘗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溵內左軍至斬以狥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㯄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絶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輙去侍養于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㥜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為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名居禁中條詢治理

且許以相公著陳讓牢切乃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内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為河南尹治以清静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捐久之入為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間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

磊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容玄佐大悦欲留之固辭厚為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殫褚為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判異等靈武李欒表為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呂元膺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為籍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恐遷留

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
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咨逮還魏博又
表為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靜鎮幽州詔弘禮往副未
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齐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
捍賊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
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
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劉寀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
守沂州寀守黄州奪其兵擊賊禹城破之獲鎧裝數十

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檄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餽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盲山故渠自黄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斬之為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尸藉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名還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為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素議玼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喪客高郵卧苫終制地下溼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名為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故吏得為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不拜太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輙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

逮倉卒内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鄉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為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黄老清静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

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塟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

命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為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

以養母講學不勌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偃蹇

無進取意姻友苦勸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繇祕書省

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繇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

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閤文宗開延

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死為宦豎所惡出

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
察使卒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白畏慎
為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
自將不為黨奏署幕府者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晳隴
西李行方梁國劉蕡皆一時選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貲産長通經術以講道
為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
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卹費廣劇欲紓以期詔侑宗

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
侑不為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
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
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王承宗叛遣侑
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
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為桂管觀察使寶歴元年徙江
西所至以潔廉稱入為衛尉卿文宗郎位李同捷叛而
王庭湊陰為脣齒兵久不觧詔五品以上官議尚書省

帝鋭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為計善師攻心為武含垢安人為遠圖網漏吞舟為至誠帝不納然内嘉尚同捷平以侑嘗為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痍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户襁屬而還遂為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

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廥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為軍費無輸王府者侑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擅賦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庚承宣代還會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賕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馬

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決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贓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以造所奏不直復用為天平節度開成元年再名為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繇三百匹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

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坐侵
年士卒贓數萬家畜兵器罷為左武衛大將軍侑薄其
罪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出侑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坐減兵不先論啟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
軍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經術進臨事鋭敏有
強直名晚節內藁台輔稍務交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
孫

盈孫廣明初為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

太常博士光啟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鄠悉為盜奪今天子還宫宜前具其禮宰相建言脩復宗廟功費廣請與禮官議時佗博士不在獨盈孫從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今正衙外無它殿伏閒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為十一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

成議遷詔可自是神主樂懸皆所創定舊學禮家當其議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内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逼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彫桼追補容典皆盈孫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為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来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

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為為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

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為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為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又舊事祔廟

必告於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祔主畢又還告太極殿彥威以為不可執政怒坐祝辭誤奪二季俸削一階彥威終不回屈後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為勘定兩稅使差量纎悉人不為煩還兼史館修撰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

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司農卿李宗閔執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召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性剛訐自恃嘗見文宗顯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按見財量入以為出隨色占費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没亦不可得因上占雒圖又言至德迄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

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户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户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度支又為供軍圖上之彦威雖自謂捷枿姦冒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始神策軍多以禀緣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賈厚給之經用益耗開成初有詔禁止時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彦威乃奏復與直悦媚士

良等又劾王播貢羡羸以冀速進會邉兵訴所賜不時練皆敝惡攝吏送臺獄而彦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惶恐就第貶衛尉卿俄檢校禮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徙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性彊敏善著書頗行於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靖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

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顔回為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宗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歴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栁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考證

崔衍傳〇舊書入孝友傳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考證